



春秋師說題辭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
九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
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
又以去古甚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
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直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
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不疑
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
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
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訪自弱冠即往拜先生于九江時先
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顯愚不敏往
來館下數歲無半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
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九為春秋說者參以平日

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涉誠愚不敏
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幾望門人
新安趙汝敬題卷端

春秋師說卷上

論春秋述作本旨

論魯史策書遺法

論三傳得失

論古注得失

春秋師說卷中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春秋師說卷下

論學春秋之要

經旨舉略

王正月辨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諸侯娶女字通考
春秋指要

附錄上

思古吟十章

六經辨釋補注序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序

附錄下

黃楚望先生行狀

春秋師說卷上

新安趙汭編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書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真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天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說大槩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早策須先書命於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王獻子書其卒

廟亦其例也據策言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之與其
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
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
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
須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襄之
始闢睢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
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
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
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疆
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為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
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
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

召王于温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
為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
逮宣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
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
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實縱不討
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
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
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
恒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
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
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
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讓
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金華

論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衰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作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漸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第惟顏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第却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為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為夫子春秋非用

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
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
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
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
恩錄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三子故此是變
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
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
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
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
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蘊而失其歸
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巨賊子奸
名犯分之罪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

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
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
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爲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
惟恐人之議已矣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
所以爲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君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
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
情與疆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
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
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

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
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譜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史
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
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
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曾中權度
不如聖人則子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
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
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
綱而後怪謬百出裁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隸
斷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
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
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
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陶難而後不討賊為罪然此罪亦已應
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
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况庇而不誅則盾與
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從父
是固不可得而未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為國正卿云不出境反
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殺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
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諸大夫夫人薨事

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不
如此則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其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漸壞
如清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二十五年師卒外其餘皆失禮
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為魯國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
王歸仲子之贈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
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之書
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
書法於文姜不少怨如夫姜氏會齊侯夫姜氏與齊侯夫人姜氏
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淨
此處只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甘易說不透此關則縱
得好亦多是強說而已
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

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七篇於春秋亦多所補而莫能總其要
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
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立明作傳在
再傳而為公羊高穀梁亦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
高第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
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說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
本無所遺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旨
蓋是經雖存而實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高存
教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

春秋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者明非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隱
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
春秋實是稱閔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亦謂
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大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也蓋則
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之官不
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其難見而
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
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
何以如是之速哉初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
外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
魯祭官論祭則知祭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
意亦未可知也然則春秋之編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領熟於

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卒未能曉若在史官
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
切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
常不及然聖賢天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魯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牘重大其成此傳是閱
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
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
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
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曲盡滯滯帶華豔漢初亦
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
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

馬遷便有秦漢間麤豪意思若以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其城下其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臆字考字書別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臘者蓋取狩獵為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為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章昭謂古車字音尺奢無居音其誤皆類此

董宏序春秋傳授二字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傳與其子地傳與其子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

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為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

今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蓋是魯隣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者漸以疆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却以為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屬建公子圍為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為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為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說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之書其間亦有未信其言者

長哉若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立左氏以為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為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為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關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為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為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嫡又難同姪姊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為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

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
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為隱母是左隱
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恒母是失禮再娶
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
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
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
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
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
內有國人歸鄉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况
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為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
導隱公為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
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

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
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
先君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為能導先君之命則自
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
導人為不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
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
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為斷然未嘗行遠而拂事情
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
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為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
為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九史書之法告則書假
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
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

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昏
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奸名祀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
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若尹氏名
某既是周之卿却為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
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為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當與
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
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於
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為重其
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交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
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之也身及庸氏以譏世卿
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也

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深公意
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說者乃更採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
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
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
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
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為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
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
為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意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昏
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况惠公
即無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父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
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說春秋者當據左氏
事實不當更惑他說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

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本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為是隱母穀梁以為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為君而黜桓不得為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遂遣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為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宮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為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決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說以瀆亂聖經乎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三傳亦不同一以為送王姬一以為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三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于後却又似是一平伯逆王姬為是逆而後築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說及思之積一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為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為諸生學問辯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闞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書之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廢姜之禍兩君遭弑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子邾安可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却可據不可因書而廢食斯善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
讓以妾爲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爲是二傳
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弑
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
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
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宮
左氏譏其非禮者爲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
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
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
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其完不可更從他說

左傳趙盾有事首尾皆實惟趙盾乃免諱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趙
盾之免諱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趙盾之免諱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趙

然則却又只書其死又不書其諱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趙
爲政而別不曾討賊則社主非書僎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
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僎得免於社君之罪如此却出脫了多少
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工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削本
旨成而後其說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審氏之說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爲甚贅及後豁然既有所
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議
古人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故
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活不空滯滯凡春秋最難明者是葬
穀梁陳殺其大夫洩治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
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進舒晉
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別此

春秋所以難說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今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
西忽爾妄傳况於春秋列國事良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實偽或雜以
好惡即垂其實如齊東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
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都有老
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辯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
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筆削之旨而二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
魯隱公不言即位左氏公羊以為是攝穀梁以為讓桓不正三者所見
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為隱公之母二傳以為天子之卿夫人子以慶
一以為惠公妾母一以為桓母仲子一以為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
妻不辯汨亂人倫說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辯者僖公八年
于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為立妾母為夫人見廟一以為哀姜有罪既

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為僖公立妾為妻因禘而
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為生或以為死或以為妾母或以為妾妻或以為
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說但為曲說所蔽耳

據凡例考國史說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
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
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
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說却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
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
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生子說三傳以為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
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

亦最為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真玉與伯內夏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踈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裏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為罪且夫救晉者獲與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獲乎其非經旨決矣

推

以正

行而

杜元

凱集解

人却去了義字只說元凱以例說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如說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如說東宮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却取之者以其說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却有大相遠處年四時周正之說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子忽也子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為君明當為君則突之疆暴篡奪可見矣杜氏以為與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為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為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為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為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齊女素貴魯若無廢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說者遂謂立妾為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婦姪立以為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事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言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為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說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說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說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其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金干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數孔不絕于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

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宜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讓也至於伐齊納糾譏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審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

澤請鄭君之說雖或未備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
同范氏雖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
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
常在其中却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
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為國人所殺則魯又
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善惡魯力之
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之貴盈
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
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
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春秋師說卷上

春秋師說卷中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新安趙汭編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
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却鄆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
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說以說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
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春
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為虛言而
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
而三傳愈輕矣蓋魯公佐始疑左傳為作偽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
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
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

左氏而併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允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為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辨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歟華就實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

秋者且謂內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其說尤誤蓋此是鄭來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為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三與宋公會盟及公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早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宋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為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無戰宋為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為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豈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其竊取之又曰孔子作春秋

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左傳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凡說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曾中無主更惑虛辭則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又不相稱蓋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誠可觀矣

在澤亦止作虛辭者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說雖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

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

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諸侯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

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論

錯雜之說誠亂人意若曾中無主以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陸起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

山云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外謬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言有此理惟孟子云其善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

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且其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不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

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內頁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

傳三日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是身目爲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

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

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此之諸家尚有編准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諸儒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於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之不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之不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之不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之不伸傳者杜預輩是也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晦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定規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不少况公穀平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莫此為甚其間先

儒之說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謂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說足為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為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為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為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却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說以為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與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為周不會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為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為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別無異說惟近世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云商周

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
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說益
顯蓋先生曰其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
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其便示
教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
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
初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
一月從建戌十二月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
而不能教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得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
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
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正
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

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
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
管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
夏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
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
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却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
五穀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子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
莠恐其亂苗漢書言苗欲踈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
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為
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
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為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

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一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
儼者蓋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
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
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空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
無麥苗又書大無麥采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
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
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况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
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
苗乎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晦風則三正之說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
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按
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說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
合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

儼觀戲更不暇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其
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
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
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
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弒君不言
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
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
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
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折言於王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
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
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喪

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贈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贈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止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為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天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為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卒之義所以為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為榮豈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見齊師于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許戰曰敗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敗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自死於魯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魯殺季糾誦取管仲當是之時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鄆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說最為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雖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為糾乃僖公之子不得稱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既而為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遷怒乎糾與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舊說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蓋於天子然後為世子皆正當之論

按林少穎日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闕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僭禮甚矣林氏之說即趙伯循之說趙氏誤取禮記斷章澤已辨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按此尊文王爲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事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爲不然據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廟之主以就食於太祖以卑就尊於禮爲順實無尊就卑之禮也若曰於周廟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禮尚順但亦恐太僭蓋絕類王者又况遍尋傳記亦無文王廟禘祭事學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必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始祖之廟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群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四親廟而上及太祖天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止於祖廟祭所自出而群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子孫以祭則謂之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則以四時舉常祀理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公主於周廟以配享文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乃是變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澤以爲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前殷諸侯之盛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爲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五歲一修非常歲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借用於群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爲此也郊之非禮是平王時魯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爲殷禮乎曰諸侯禘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

之牲是白牡故魯禘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
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諸侯禘
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禴禴則從薄薄則不合祭
而於當禘之歲舉禘祭焉鄭氏云三歲一禘若魯則當禘之歲禘于周
公此為最異自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修或云魯三歲一禘五歲一
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禮秩視周公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禘
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林少穎取公羊之
說謂以妾為妻云致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以公無逆文夫人至之文
則知妾媵而立為夫人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說恐非是據春秋
惟哀公以妾為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不畏公論而顯然致
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為霸主桓公之命曰無以妾為妻豈有切近與齊
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必公然廢周禮違霸王之命而以妾媵為

妻恐實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媵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
媵為妻是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十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再書于經者豈所謂妾媵耶其不可
信必矣詩人頌僖公曰令妻壽母若以妾媵為夫人豈所謂令妻乎又
傳嘗譏哀公立妾為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
夫人則固無其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為妻者故知當據
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者失禮為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虢為諸侯愚以為非夫當時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與
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及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
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
之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
二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

公之類也號君亦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號公醜則又何以
知六非諸侯乎九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則曰取其邑號實列國
則曰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號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
晉以書公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
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
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某戰
而然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某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
於公為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說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下篇最善其言曰
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
史以編年為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既書月書
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為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
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

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盟侵地伐國
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
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皇隕火災之
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
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
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
侯幾百處書葬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
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
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一况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
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
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
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
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子西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

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
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
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故錄以備觀覽

晦菴先生所以不主張春秋學者蓋三傳已有異同而諸家又無定說
所以答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其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其亦信不
及知得聖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穿鑿嘗謂學者曰今如
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
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
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其實看不得問以
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个王正月便說不去又曰其間極有
無定當難處置處按先生前後答門人之說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
肯解春秋者亦由衆說不齊之故然亦須曉先生微意蓋說春秋者多
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孫明復說有貶無褒

先生則云晉士句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他是欲正
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說者尚新奇故獨取蘇子由呂居仁說得較平是
不取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便見三傳之失不取諸家便見諸家
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為時所尚先生若解
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
澤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只
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亦是伊川晦菴為而
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說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志古甚適而訛錯
已不一況其他乎如魯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說
據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據澤說桓母是失禮再娶而非媵
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不答所問而專論管仲之
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殊不答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
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說集注引程
子之說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尊卑
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
論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
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其義甚明必如此而後可以杜弊端
定民志是故庶子雖甚長且賢可以為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聖
人禮制乃在幼適而庶長不論也

春秋關涉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恒是也古人立子皆
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
之子杜氏曰衛姬齊僖公妾又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
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卑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意以年
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有子

倘賤妾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賤妾之子乎足以見當時禮制一
然矣夫媵妾既多貴賤無等寵幸爭立而無禮以為之裁制如之何
故九女班序之制決不可易聖人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
可廢也媵媵之見於經者如堯之二女其一即媵紀叔姬是從媵而嫁
亦媵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許曰諸
婦從之祁祁如雲則婦之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說蓋羅衆
多然於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隨其尊之
貴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則以桓公為當立而不知非
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宮闈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為亂
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於此若漢則
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探諸家禮意之合於人情者而又別尋向上二
夫則如桓公子糾之事亦已明白初不在於翻倒傳注而別為之說也
桓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奇解在論語則甚難既未有人曉得且當

闕疑爲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說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于長統
不是適亦須論其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群公子亦先論其母
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但據穀梁先立公
子糾次說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爲篡子糾貴宜爲君此是當據事實
又荀子謂桓公殺兄爭國則子糾是於次應立推尋到此可見桓公
是當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自見而論語亦可說
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篡蓋當時公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
公羊以桓公爲篡公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適長嗣位子糾是
齊僖右勝之子桓母却非兩勝之數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宜爲君襄
公是右勝或左勝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却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篡
若子糾母是右勝桓母是左勝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婦
姪桓母却是兩勝婦姪則子糾亦應立此又是一節工夫上回更有二
夫在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
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
不化則終礙理

子糾之事今更推未盡說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死稱仲遂古又
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死稱子
糾者是閔之而稱子也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忍於
賊害其同氣又說公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
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篡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
人所閔殺糾者自應有罪蓋因爭國而殺縱不是篡亦是奪或問何以
分篡奪曰貴賤相去遠而賤者乃立則是篡二傳謂桓公奪魯也貴賤
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強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
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婦
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王道脩明之時自應聽命於天
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疆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不行而公義

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是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尹之說推之桓公終不免罪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桓公是篡無他說也明者於此詳而察之而又有何悟焉則聖人書法昭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雖菴論里克一事云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為申生伸冤又讀胡文定公春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引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又讀曹里克弒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澤謂里克實是已弒二君不煩多說獻公用荀息為卓之傅今里克殺荀息只以大夫專殺已是應誅若更殺君之二子則一身不足以償三罪又何用設為枝蔓之說以求奇乎先儒是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傅太子之人其意欲為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情遷在獻公時則為寵待淫嬖

絕滅綱常在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為臣子所殺豈容執泥前事平澤於二禮甚費考索周易頗復象學然猶不敢自以為能亦不敢多議先儒唯春秋一經先儒亂說遂使聖人本旨幾千年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為已任也

公四不視朔杜氏謂十二公不視朔唯此書者以見公疾久且明非詐蓋當時齊欲與公會而公有疾齊侯曰請侯公問杜氏所得其事情矣四不視朔則不視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則復常非遂廢禮也而論語集註乃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亦似失之太快

嘗見呂氏說楚子麇卒以為楚靈王未嘗弒君故經不書弒此殊不解事若如此則是左氏妄加人以弒逆之罪便當刪去傳文若干又此事不可信則其餘皆可棄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此事以為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恐聖人所重在存國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存三繼

絕樂與人爲善者若以爲賤雖未必不通然却被了聖經也蓋秦伐陳本以討微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爲說今殺微舒而却懸陳則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此是聖人用意深處當精思之不可只於皮膚上看

春秋師說卷下

春秋師說卷下

新安趙汭編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削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二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謬處而後春秋可說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者其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說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却只須虛心

春秋師說卷下

靜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
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
現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舍鄙言
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只當以三傳為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
旨意之所歸要於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
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天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
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
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口嘗
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于近
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註而亦自謂春秋
難說決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為衆說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
言然若遂以為決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
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
之理澤既積五六十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嘗謂物極
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
知之則無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
其說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
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
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為智憲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
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
八事皆為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為也一歲之間
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之庶急欲

來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為說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疎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註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為新奇一切汎濫不根之說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說之意口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眾說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也而三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註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勿先以一說橫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忠信左

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

教也

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採公穀大義此最為簡要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為有功澤之用于大略亦概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為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

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疎矣夫考事之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

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經不通後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夏說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
一說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樂不汙急態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
推也推究精實考通曲暢使筆削之指瞭然則前之眾說俱未得真
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真當之說者正以此爾
爾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為不知孰為筆孰為削又公羊云其辭則
亦有罪益乎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
凡春秋所以難說者晦翁此言已得其槩矣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
聖道不可淺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為此
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其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註已多然
只當以丘明元凱為正却更加精思別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泝其
流游心既廣其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意之
全廢猶登泰山日觀窮成池扶桑以觀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

而宇宙間雲霧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九舊
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說不辯而自破靜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
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
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
史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說異端不待致詰而
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說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
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說如此澤謂如書益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
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
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
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

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誰
說則始能不惑於傳註却方別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澤之
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為功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
疑其謾謾也

凡說周易春秋既看傳註了須要換却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
觸機而悟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先天圖
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見得伏羲布置畫當而
已故凡讀書為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澤於
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說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說春秋
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
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按看到的當不可移易勿
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
會精探力索耳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
秋廢墜尚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霍帥師是也無駭入極
無駭卒挾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為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
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然却是取
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註脚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
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
却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
之若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
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註

解而經旨亦明

釋於春秋乃是逐事事以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融然所以後來說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溫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脫劍器及擔夫爭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

悟 澤說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易必精微隱曠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說經欲全通其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註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級更於傳註之上別用一種工夫虛

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且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真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覺錯了大抵如看千門萬戶之宮乘高以望盡在目前巧思者觀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自力者亦見大槩但入到中間却不論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說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時措從宜四字最好但據澤看則春秋難知者固是時措從宜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

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註及近註不可偏廢周禮關繫古今時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易學澤雖先從事於易春秋然所得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竭盡其愚以發明之既用其誠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悟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為之先也然易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況去古遠

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說故最難識本意澤於此書蓋極其勞苦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抑鬱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使其稍有各譽顯著於世又安能始終用志於此久而不廢哉故春秋為最難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學也古語消長進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今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遠若春秋則事理差訛謀王斷國者遂從而舛錯為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漢武帝執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聖人不能脩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難看古書未焚策牘具在不脩春秋一一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秋爭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終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焚書之後舊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說但先儒於易說處却亦多失之
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怨如夫人姜氏會齊

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初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縱饒說得好亦多是疆說而已

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為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為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貽也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澤於春秋只是說得較平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乎疎略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透徹所以窒滯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衛侯燬滅邢是也有思而後得者如晉侯執曹伯秦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究者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顛倒宋鄭及齊崔杼弑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說此說春秋所以為難

說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又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復出入諸書如此則用心密而乖謬少矣或謂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傳是文卷經是結案斷例然亦止是左傳可據若公穀則但採其義理條貫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齊侯逆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宮此是經自相證次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九合諸侯有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楚公子干出奔晉便知楚

圍是篡傳文不妄言作公使知國內而後書晉人執虞公便滅虞虢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傳證經者諸言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蓋是從赴又如秋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為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奪陳而經不書却只書季子來歸此是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說春秋如公伐齊納糾焚殺其大夫得臣衛甯喜弑其君剽此等處皆是看春秋緊關不可不知

凡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說皆除去之毋惑傳註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說春秋若太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今詳盡乃可

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與無褒此既

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為貶又如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入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衷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

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外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為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為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說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却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夫主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穢凶事非禮也事其事情惠公失禮葬仲子蓋魯僖公命以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惠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官所以得書於經者蓋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桓未為君隱公魯讓桓之志故桓母免喪而作宮又謀於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蓋事為君而事其母此為當理在隱公則為當然此事猶有可疑者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則此妾母未嘗立宮也此是妾母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定其樂舞也此是妾母與文公始始書於經則魯先君立宮皆借用公佾則妾母亦不立宮乃是魯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襄仲初魯與也

以其是時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舊禮已不可
輕議是以魯子之宮用六佾焉竊謂此說頗合事情但每祭禮
不可不備其制亦宜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太簡略矣夫祭宮一
也而禮樂之制亦宜有變為不祭宮則亦當以禮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來歸柩公羊傳曰死者何鄭之微者也而何
鄭傷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
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衣以致其敬
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
里東方二州四百一十國九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
高穀而已澤謂據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三方後可知然則諸侯湯沐
止四井而書於經者記禮之廢有感於生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居于池氏曰祭公寔內諸侯為天子三

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
之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
曰大以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浹文王親逆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
也天子雖尊于其后猶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
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
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
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為證則
文王之初載其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
後則凡諸侯亦兼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曹滕蔡周之文武宋杞
陳為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為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亦兼魯
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為天
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況當春秋時者

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其禮况天子乎大體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僭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要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者何可勝計若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却稱鄭伯是從其尊也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為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爭國一出入間無其事由直莫辯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竊可知突不貶者魯實為之主已成為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為襄公之子據左傳則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據公穀及三傳之註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

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九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為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說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為問者是當時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實不答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為君之道師傳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知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秋

經文為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三國而其最謬莫甚於釋慶父里克而不誅魯莊公蓋亦嚙彊僭篡桓公雖弱終不往朝之却因於魯桓公往齊固皆是非禮然亦足以見莊公於齊亦頗僭篡其於齊皆以他故往自夫人王後亦不復往齊止會過而已蓋終不往朝之齊桓公無此桓公所以為賢

公及齊侯過于穀蕭叔朝公蕭叔蓋朝齊因公穀故就朝蓋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禮有從權杜氏謂蕭叔不野合非也又以叔為名皆以為字又齊與魯過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雖尊用遇禮蕭叔是俯庸雖邂逅於理順朝

齊仲孫來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澤謂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故書仲孫之今仲孫之來實齊侯之命其名為省難其實為說國而上

傳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錄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國體故不省難非以嘉好聘故不書使不書使故不復稱名不稱名則若以私事自來蓋亦陽若不知其故者所謂不逆諫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然仲孫之志亦欲存魯實亦齊者不書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終亦存魯能改過遷善有存亡繼絕之德故錄其使齊之善其辭簡其意而意義深矣齊侯之使仲孫來齊與齊仲孫歸而會之存亡易使故書法如此善處大變故者惟聖人獨能之

衛侯燬滅邢失備齊謂議滅同姓澤更推尋以為九將邢非邢公之胤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已封伯會於魯又封其子六人所以成周公之勳勞及至春秋時往往為人吞併今邢之為衛所滅矣邢與齊同公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與齊同公之後而魯不能為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聖人深有感於世變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是衛侯而亦

繫於會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于河陽所謂直筆也然則應屬筆以罵人人未必服何則忿怒之氣未平則難言貴之說有時而窮矣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義雖使晉公不聽見天子狩于河陽豈非過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公不聽見天子書法亦將何為必服可以坐消其疆猛之氣而遷善歸德之不勝矣其比於直筆豈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于夏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穀梁以此等處多三層而文不與固是說得好聽却全未會得書法之妙蓋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沒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為文又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弑君賊今却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齊桓晉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而已取其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遷善猶夏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為善止遏亂略之意所以為書法之妙也

王正月辨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天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九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皆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

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後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為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觀此足以知周家實是改時改月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為譏澤以為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夏脩常職本不應書所

以書者蓋特為獲麟故不可彊以為駭
然同是遵用周正別無異說九三代正朔皆自是為一代之制以新

之耳目既改月則須改時應紀年會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

不春秋是時王正朔安可有他說也大抵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

學者皆不肯為商周認錯若肯為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若周

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

為證晦菴集註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為據蓋周以建子之月為

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此只以聖經之言為證不煩他說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為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為世子請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平曰不適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未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贈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味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說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母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嫡姪夫人嫡姪無子則立右媵嫡姪右媵嫡姪無子則立左媵嫡姪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按左傳九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

可考矣又按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婦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婦戴嬀即右媵之婦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贏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贏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內寵六人寵皆相乳文非娣姪所以子皆爭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魯襄公卒曹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曹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曹季曰辰贏賤也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

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馬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妻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糾却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別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蓋夫子之精微縕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

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已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與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且不可况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六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曹伯瓦屋胡文定皆以為仲尼變周制澤以為仲尼救周之衰則有

變周制則不可以德則孔子曰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註實有矛盾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為說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為此故也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九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說未見信諸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說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是矣此不得已之說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說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矣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

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拂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賄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為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沈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但音切未詳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踈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去古既遠不先倣漢魏諸儒之勤却便欲說義理越愈踈耳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却皆是索之紙上豈不踈乎夏時周月之說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說者之於春秋其詳與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言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矣諸說皆捨元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易當明象春秋當明

書法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唯春秋當據事以求書法說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輒以己意窺聖人由是眾說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澤自早歲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大德八年始作註具彙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辨釋補註其春秋筆削本旨以貧故未得備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說春秋最苦於所說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之澤嘗有言九說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成疏漏一切外議從之而起故說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果完則雖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澤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脫藁本旨又未著筆補註雖已刊澤新惜其書蓋四十餘年之勤覽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于

世懼人之藝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夫說之詳辯之明則易為觀聽而人往往遂怠于學又補註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但見其易而不知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倘不棄鄙言先默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不渾而諸儒之得失無所遁其情矣

指要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紀子帛莒卒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民卒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

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

鄭侯吾離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宰父來求車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

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祭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八年甲子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齊小白入于齊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澤宋公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會且賂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扈

戍奔莒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曹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贏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

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九年陳殺其大夫洧治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葬子滅蕭

十三年夏葬子伐宋

十五年六月癸卯曹伯來朝赤狄潞

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陸遂奔齊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子庚齊子陽

六年二月辛巳克武宮

七年不郊猶三望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衛人來賂

九年晉人來媵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鄭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侯秦大夫會董

晉蘇其若州蒲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五年叔孫豹鄭也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海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

六年莒人滅鄆

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鄭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齊首偃

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萬曹會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人伐秦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

十七年晉士

十九年晉士

齊

二十一年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六年春王三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蔡侯廡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四年媾至自晉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四年劉卷卒

葬劉文公

八年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得寶玉大弓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隨郕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費

十二月公圍成

十三年夏築蛇淵圃

大蒐于比蒲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妣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十二年春用田賦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所舉經文只是提其要雖若不完然一事必與數十事相關則全經固已在其中矣如不書即位當與後面書即位參看書會盟當與凡會盟合而求之所以謂之指要然其間亦有迭出者則目有意又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傳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此兩處亦要切澤嘗讀後人說春秋未必能及丘明元凱者正指此等處然此却非諸儒之罪乃是古今之殊去古近者所見未差去古遠者則益疏矣故學春秋者先得如丘明元凱然後可求向上之功觀者毋忽此言也資治通鑑書

春秋師說卷下終

錄上

思古吟十章併序

澤於易春秋二書自東駿即有志然求之三十餘年甫得緒端蓋思慮之至通乎鬼神心誠求之而不扭於曲說小見是以天亦憫其勞啓其愚而卒相其成也曠日僂筆作思古吟十章叙其始者之艱難中焉有得於騁歸而未備最後則若親見聖人提耳而面命之或有能譜琴者采其辭意爲之聲調援而鼓之亦足以慰其平生

其一章曰有一人兮溫溫其恭學不厭兮教思無窮去之將二十載兮莫繼其蹤思而不可見兮吾將曷從

二章曰有一人兮閒居而優游詩書禮樂兮十翼春秋肩類子進兮其類如堯舜我後人兮使我瘼患而不可見兮中心搖搖

三章曰有一人兮後千載而長存天地其道兮河漢其文我有兒愛兮孰知我原曰一而不可見兮中心悄悄

四章曰有一人兮代天而行義尊王黜亂兮復古其志變中為終兮百
世昭示去之久遠兮孰測微意思而不可見兮使我忘寐

五章曰有一人兮太極合德君子之謙謙兮曰五十而學易義之誓
兮先後揆一端倪曉示兮舒泄幽密去之久遠兮神秘其跡思而不可
見兮使我忘食

六章曰有一人兮尼首而河目象環之佩兮温其如玉文章煥爛兮斯
道長續存榮沒哀兮大成者獨我思入神兮如見其復瞻前忽後兮悟
日不足

七章曰有一人兮天高而日光蒙俱其面兮魚湯之長我思入神兮夢
至其傍勝行而有請兮皆共涉乎津梁潤微衷之拳拳兮忽若洗髓而
滌腸酌我以并列之泉兮被我以坤文之裳去我獨鑄兮謂我其臧亦
戒以世俗之夸談兮曰吾非素王快克復予之常兮予無汝忘

八章曰有一人兮衣逢掖而冠章甫兮律天時兮下襲水衣其容

兮背若微僕祖述堯舜兮憲章文武我思入神兮恍爾而遇仙兮
兮將江而許憫中誠之拳勤兮勿獨與處授我以三絕之編兮與我心
語介我於文王周公兮遺我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魯勿然而醒兮有滌
如雨

九章曰有一人兮翼翼小心順其天兮演易示人屈伸消長兮默識甘
故吉凶悔吝兮昌為而無因崇陽兮抑陰福善兮禍淫因孔氏以滕行
乎王之前兮測其原而無深豁然悟兮日月昭臨意人有尊卑兮道無
古今噫人有尊卑兮道無古今

十章曰有一人兮赤鳥几几制作孔備兮之才之美文王我師兮親為
父子申以文辭兮如掌之示去之久遠兮玄理蒙蔽胡然而險阻兮胡
然而簡易因孔氏以滕行乎公之前兮發其機於久秘恍然而悟兮神
搜天啓演洩融融兮恢我樂地嗚呼蘋藻之微兮足以為言焉嗚呼
之微兮足以為貴

六經辨釋補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錄尋春秋者後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脩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于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明傳授守其師說不為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漢表漸廢至宋諸儒而經學之盛極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茫然自為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富者或未能嚼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富者又豈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言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皆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為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辨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從者

夫學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功深則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化令王君乃為鋟梓以傳予歎羨之不足因以諭于學者蓋必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年月日臨川吳徵序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序

楚望父之註經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時出其所得之大槩示人而全註未易成也每以家負年邁弗果速成其注為嗟世亦有仁義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也道之行與命也愛莫之永歎而已延祐第七立秋之後四日臨川吳徵書于易學濫觴春秋指要之卷端

附錄下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
藝萃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
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
召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
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
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其字儀
可以孝交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
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自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
經義論策之學內附

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成疾
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及河

圖洛書澤天蓋大旨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標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爲養慈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且取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己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稽聖經隱曠之義九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絮不蔽

風雨先生敬共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蕞根瘠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籍謂先生一耆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飢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然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指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用是爲大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負簞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孫倚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

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
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
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空明沿而下之允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
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
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并田區
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
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
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
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九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
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
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
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君異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
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

凡自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發象明矣
學失傳灌儒區區掇拾九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
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
奪也忘象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
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
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
棄擲之餘朱子發其幽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
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
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
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
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象論
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
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有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

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
書法為主其六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
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曾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
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
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啻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
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
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
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
周廟大廟單祭合食說丘作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
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
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為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
一直史可脩亦未為知聖人也其說見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焉
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言

學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也補曰則可編
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
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為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
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為歷世不通之
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
聖人因魯史脩春秋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辭則必有與史法
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
故子朱子以為不知孰為聖人所筆孰為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為
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
得於剽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源流考
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
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詁林百家義
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為六官所

掌皆循唐虞夏商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如詳密而大體不能稍
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執指
其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五
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五子
之興殷諸侯尚于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制百
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
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
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
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之互之故錯亂之說
發義尤精其祭祀之法則兼載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略禮經曰古
正言其辯王肅混郊丘發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者
夏禮周官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禘嘗
禘祭天地以嘗配即園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

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嘗以后
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
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
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園丘方澤宗廟為二禘蓋天神地示并始
祖之所自出為二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園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
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去歲財墮大禮遂廢所脩唯郊社二祭故園丘
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豈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園丘
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
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廣配
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
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

行狀 五 十六五

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靈而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為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土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魯文以為禘小於禘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魯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園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辯感生帝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闕宮焉以為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况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夏曆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其辯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且

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其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至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園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園丘方澤禘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

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
 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
 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圖丘
 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屬者而言故主
 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
 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
 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
 屬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
 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
 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辯
 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
 群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人
 祖大夫士有善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禘對言則禘禘皆

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禘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大祖大夫
 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禘
 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
 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
 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
 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
 穆乎蓋夏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學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
 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學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
 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
 之主皆藏焉豈可當夏學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禘所以相亂者由天
 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
 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禘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於雖其意不主合食
 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植枌禘禘禘禘禘禘

則是天子禘祭隨時皆用也其禘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禘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者魯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大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借之然魯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於王室故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

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嘗則中主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借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曾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大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大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之周之盛美則不與漢廣江沔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必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一南而各自為風也周禮王巡

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定者皆其時之說方采詩之時大
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怨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
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
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
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辯采詩之時世也
秦雖廢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有此其後
雖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
經以來文治之迹始刻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既在頃王之世當
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高論其世也先生經
學自得之說爲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唯
臨川吳文正公辨學正詎盡通諸經最爲知先生者嘗拜集賢之命至
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以見先生所著易學淵編春秋指要心大善

之題其卷端曰楚山先生之著經也其志可謂 古矣勿欲明象春秋
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辨釋 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
無能知黃楚均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均其人乎亦
爲序以歸之其略曰楚均貧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記爲之辨釋補
註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護衛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
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
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予歎美之不足
因以論予學者蓋必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
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輒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
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
王季公澗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谿書院會寓公縉紳之士躬定
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謂
曰以君之才較昔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君子

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爲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闕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及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註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存經寇亂故宅爲墟遺書夏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天子資易刪詩定書正禮樂脩春秋將以爲百王大典遺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潛絕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群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曰

新矣及子朱子出而群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與訪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世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

也。坊退而思之。女之夜。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業。幸而
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其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于先生。
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
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自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
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
百四十二年之外。坊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
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坊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
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
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
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己任。
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一月朔。學生新安趙坊狀。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
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
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
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
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
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
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
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
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
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
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
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爲言其
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

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問曰為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為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摭其新意極論導

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義律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創為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早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

朗山時居敬與妻倪尚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于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諸虛公虛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象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于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

海寧商山義塾承

總制官和陽王公命以趙子常先生春秋集傳屬辭等書能發聖經不傳之秘下本塾刻梓以廣其傳自庚子迄癸卯會計廩膳賦輸之餘膳本鳩工甲辰春縣主簿張君稟復奉命勾考出入而督其竣事於是春秋屬辭

十有五卷與序目俱完可模印
乃若

總制公尊經敬學之意宜與是
書俱傳云商山諸生汪文拜手
謹識

海寧趙月卿刊



胡仲求重脩



